

参政消息

内部刊物·注意保存
第0071期·
1957年5月11日·星期六
新华通讯社编印

“真理报”已经全文刊载中共中央整风指示 法“世界报”评述整风运动

【新华社莫斯科9日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真理报”已经在9日按新华社的广播全文发表。

【本刊讯】巴黎“世界报”5月9日的“外事评论栏”以“中国共产党又在改造”为题评述中共进行整风运动。

文章说，中国共产党内最近根据毛泽东在2、3月间作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展开了巨大的“整风”运动。官方文件和报纸都公开承认，党在过去几年中搞得太厉害了，使自己 and 人民之间形成了一道鸿沟。

在必要的“放”的第一阶段中，政府让大家公开表示日益增长的不满，报纸上大量刊载关于在国内的不对头的事情的消息或抗议。在第二阶段中，目前要党自己来“改造”一番了。新华通讯社最近说，中央委员会已经向所有党组织发出指示，要它们进行普遍的自我批评、改进工作方法。

中国不打算采取斯大林俄国的粗暴清洗方法。中央委员会的道地中国式的提法指出了这一点，它说：整风运动应该“和风细雨地进行”。

已经要求全党透彻研究毛泽东在关于政权的“矛盾”的两个报告中所表示的意见。这两个报告还没有公布，但是“人民日报”在一系列重要的社论中已经透露了其概要，而其中的一篇社论已经被荣幸地转载在莫斯科“真理报”上。报告的主要意思就是承认——以罕见的坦率态度承认，尽管使用的是十分含蓄的马克思主义词句——人民和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之间是可能存在严重的分歧的，尽管人们硬说是人民自己在掌握政权。领袖们和“群众”可能处在互相对立的地位，因为领袖们久而久之可能自认为是一个特殊的阶级，由于他们在社会上执行与众不同的领导职权，因而“脱离人民”。用通俗易懂的中国话来说，就是，领袖们可能对人民施行暴政。

中央委员会发布的指示要求干部们决定采取什么办法来克服他们所发现的矛盾。根本的补救办法就是恢复同群众的联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又特别向干部们建议，“同工人和农民一起进行体力劳动，并且逐渐使这种做法经常化”。这似乎是宣告将把庞大的党官僚机构大大削减一下；这个官僚机构由于把许多干部投入不事生产的职业，在最近几年已经臃肿了——将把这些干部送回工厂或农村。

中央委员会的指示一方面使人隐约看出党内将进行一次严厉的整风，另一方面最后使得毛泽东的显然自由主义的路线占上风：最近，毛泽东已经使得这种路线战胜了一部分干部中间抬头的即使不说是斯大林主义的、至少也是“教条主义”的倾向。毛泽东肯定了人民的不满，否定了一切希望对群众施加更大压力的人的主张。但是，在一切场合都已经明确说明：将“只对人民内部”问题容忍。对于“人民的敌人”，“整风”决不会是“和风细雨”的。毛泽东已经说清楚：对待反革命分子的政策是正确的，应该继续下去。

法新社记者报道我报界要求尊重新闻记者

【法新社北京9日电】（记者：洛甘）在中国共产党报界中，爆发了一个旋风似的运动，反对在他们同政府官员们打交道时仍然妨碍着他们的“限制”。

全国的日报现在要求让他们从政府所宣布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政策得到好处。这是自从革命以来，中国报纸第一次公开地和集体地提出激烈抗议，反对他们工作时所碰到的一些困难情况。

这个运动是在上月当苏联国家元首伏罗希洛夫参观北京农业展览会时发生的一次小事件引起的。农业部的一位次要官员同一名新闻摄影员发生了冲突，展览会管理当局根据这位官员提出的意见，扬言要把记者们撵出现场。

作为一种抗议，所有在场的记者都退出了展览会。这一事件——全世界新闻访问工作每天发生与此类似的事件——是由有影响的“中国青年报”报道的，它以强烈的措辞批评了这个官员，并要求改善对报界的态度。

其他报纸也很快地同声抗议，中国报界今天如火如荼地进行一个反对限制和恶劣态度的运动。为数最多的批评是：中国的官员老是不承认新闻界的存在，只有在他们需要新闻界的时候才是例外。有一家报纸说，官员们“只是想个人出风头，只是在他们想要对他们的机关或对他们自己打算在今后十五年所作的事情大加宣传的时候，才把我们叫来。但是当我们想要问为什么上星期有人犯了错误的时候，除了一位大感吃惊并且通常完全不了解情况的小官员以外，没有任何人出来答复。”

中国报纸的运动得到驻中国的外国记者（不论是来自社会主义世界的还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的激烈支持。这里许多官员都不知道国际新闻报道工作是怎样进行的。这在最近几年中使外国记者感到害怕的事情。

法新社报道

哈达接受邀请将在9月访华

【法新社雅加达7日电】可靠人士今天在雅加达说，前印度尼西亚副总统哈达接到了访问共产党中国的邀请，并且已经接受这个邀请。

他们说，预料哈达将在9月间启程前往北京。

【合众社马尼拉9日电】门多萨进口公司的总裁门多萨说，和共产党中国贸易的最终结果会使亚非国家贸易“兴隆”起来。

由参议院议长罗德里格斯和参议院工商委员会主席塞西为首的国会领袖也表示了这种看法。他们说，菲律宾现在通过香港和赤色中国间接进行贸易。他们说如果和赤色中国直接贸易的话，那只会使目前菲律宾和那个国家的贸易“合法化”。

先前，菲律宾政府的最高经济政策制订机构全国经济委员会的一位高级官员支持和平进行贸易，理由是“贸易没有界限”。

“纽约时报”发表关于中东的专刊

【本刊讯】臭名远扬的艾森豪威尔主义已经由美国总统特使理查兹向中东各国挨门逐户地作了推销。目前，美国是正在“雄心勃勃”地进行它的夺取中东的计划了。在这个一意孤行的向中东人民的进攻行动中，尼克松在今年初去中东非洲国家活动回来后的报告中所强调的这一地区很“重要”，必须对这个地区进行“知道”和“了解”，以“寻求和他们的共同点”，即要发动一个广泛的欺骗宣传，为他们的罪恶活动张目，是美国整个阴谋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在这样一个目的下，代表美国整个大垄断资本家利益的“纽约时报”，在4月2日不惜工本地以六个整版的篇幅，登载了一个总标题为：“关于中东的报告：一个处于动乱中的重要地区”的专刊。

“纽约时报”这一专刊的主要内容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背景和问题：（一）序言——整个地区是一个火药桶；有些地区石油储藏量极丰富，但许多人民生活贫困；民族主义者攻击西方。（二）美国的政策——美国联合国制订一个不经战争而阻止苏联势力渗入的政策。（三）各国军事力量的分析。（四）艾森豪威尔主义的介绍。（五）中东的地理概念。（六）阿拉伯的民族主义。（七）犹太复国主义。（八）干热的土地，水的问题。（九）外国的影响。（十）巴勒斯坦难民。（十一）苏伊士运河。（十二）联合国的作用。（十三）各国领袖的简单介绍。（十四）巴格达条约。（十五）石油富源。（十六）鄂图曼帝国。（十七）鲍尔弗宣言。（十八）宗教圣地。（十九）旅行问题。（二十）大事纪。

第二部分：各国概况：（一）塞浦路斯。（二）埃及。（三）埃塞俄比亚。（四）伊拉克。（五）伊朗。（六）以色列。（七）约旦。（八）黎巴嫩。（九）利比亚。（十）北非。（十一）巴基斯坦。（十二）沙特阿拉伯。（十三）叙利亚。（十四）苏丹。（十五）土耳其。（十六）也门。

本刊已经在4月27、28、29日采用了叙利亚、以色列、宗教圣地、阿拉伯民族主义等八篇。现在再选刊其中十二篇如下：

在各国中，从军事意义上讲，土耳其、巴基斯坦和以色列是最强大的，虽然土耳其和以色列有些重大的经济弱点，而巴基斯坦则有政治的和经济的困难问题。现在把这个地区各国兵力大概归纳如下：

土耳其——现役军人三十万，组织成大约十八个到二十个师。几百架飞机。一支小海军，由二十艘潜艇和驱逐舰，加上扫雷艇、布雷舰和各种小舰只组成。

巴基斯坦——约有二十万人，另外还有准军事部队，组成七个到九个师，其中只有五个半师接受美国军事援助。大约一百二十五架飞机。海军有几艘驱逐舰和快速舰。

以色列——充分动员时约有二十万男女军人——还有五个到七个师。大约一百五十架各种类型的飞机，喷气式飞机不到一百架。一支有五艘驱逐舰和快速舰以及小型舰只的小海军。

伊朗——十二万五千人到十五万人的陆军，组成大约十一个师，加上几个旅。大约有三十到五十架飞机的一支空军。

伊拉克——六万人，组成三个师，有一百八十架飞机支援。

叙利亚——大约六万五千人，组成大约六个旅和一个装甲部队。大约十四架英国流星式喷气飞机，至少十架苏联米格十七式飞机。

约旦——一个有一万八千四百人的师，加上总共有二万人的四十四个营的国家保卫队。十五架吸血鬼式飞机。

沙特阿拉伯——一万三千人的正规部队，加上一些部落军队。有一些飞机。

埃及——大约十万陆军，至少组成三个师：可以扩大到十五万。或许有一百架飞机，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喷气式。有一支小海军，包括四艘驱逐舰和快速舰以及较小的舰只。

黎巴嫩——八千三百名陆军；十五架飞机。

也门——非正规的（部落的）和准军事部队。

亚丁——一万名部落兵；八百名英国士兵；十六架皇家空军飞机。

利比亚——大约二千六百名士兵。

埃塞俄比亚——大约二万五千名。

（下转第二版）

(上接第一版)

苏丹——五千。

突尼斯——一千。

阿尔及利亚——据说，同法国作战的民族解放军总共约有二万，加上数目不详的有时当游击队的人。

摩洛哥——一万五千土著部队，加上法国驻军。

中东的广大地区都是沙漠。水可能使它们肥沃并减轻千百万人的贫困。

干热的土地—水的问题

缺水并不是唯一的问题。在有水存在的地方，咸度可能是一个因素。而在有些地方，水

又时常是那么多，以至泛滥起来，冲走了宝贵的肥沃土壤的表面。无数的美元和许多工人被投入到中东的争取水的斗争中去。

障碍重重。其中包括时常发生的蝗害、作物品种不多、交通设备简陋、牲畜产品有限，许多方面缺少有训练的人员以及缺少作为发展计划的基础的可靠统计材料。

在解决水的方面，伊拉克在名单中是占第一位的。一个六年发展计划规定到1960年单单在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流域范围内的水利工程上，就要开支四亿三千一百一十万美元。去年4月，费萨尔国王正式为两项比较重大的工程——底格里斯河上的塔塔流域水坝和在幼发拉底河上的腊马迪水坝——揭幕。

在伊朗，在预料到1962年可以收入的九亿二千万美元中，26%已经指定要用于水利发展了。黎巴嫩已经从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借了二千七百万美元的贷款，以便在利塔尼河上进行水力发电和灌溉工程。

在很多国家中，洪水都是水的控制问题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巴基斯坦，一年有八百万英亩的地区，特别是在东孟加拉省，因通过布拉马普特拉河—恒河三角洲冲进的洪水而泛滥。由于巴基斯坦拟定了一个三十年的控制水的计划，美国已经供给一千二百万美元用于卡纳富利水坝的工程和勘察的目的，这将相当于六千三百万美元的投资。

叙利亚一直被人们描写为所受到的水的灾害要比利比亚沙漠所受到的沙粒的灾害还要厉害。当春天雪融化的时候，这个地方的水就大部分集中在北部的加布地区，水从环绕叙利亚土耳其边界的山上倾泻下来。在这个湖泊和沼泽地区，一年有三十五万英亩的地方泛滥成灾。世界银行已经建议为建造排出过多的水和贮存足够的水供一年到头的灌溉用的工程而贷款三千万美元。但是，叙利亚政府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表示要接受这个建议。

中东现在是“冷战”中的一个主要的战场。

外国的影响

在整个历史上，这个地区的大多数地方一直是处在外国统治之下。就是在阿拉伯帝国的全盛时期，当它的疆土从西班牙伸展到印度的

时候，阿拉伯人本身在大多数被他们所统治的土地上也都是异邦人。较近的时候是土耳其。后来是英国、法国和意大利，都支配过中东国家的命运。

现在从摩洛哥到巴基斯坦、从北方的伊朗到南方的埃塞俄比亚的这些国家，当他们在进行摆脱西方“殖民主义”的斗争的时候却成了苏维埃帝国主义的目标。俄国在沙皇时代曾经要求有同等权利来保护巴勒斯坦的圣地。俄国还一直想要得到一个可以通过中东而到印度洋的出路。这种想望并没有随同沙皇政府一起死亡。

但是直到去年以前，俄国的目的并不是非常明显的。共产党代理人在中东正像在各地一样进行活动，招募人员和试图暗中破坏现有的政府。但是苏联作为一个国家并没有在中东起一种积极的作用。在1956年2月，苏联向美、英、法提出一项照会，要求四国政府共同保证它们将共同努力来保证中东的和平和稳定。实际上，这是一个警告，表示苏联不想被排斥在中东事务之外。

在中东的大多数地方，共产党是非法的；但是共产党人已经使中东大多数的热情“民族主义者”确信共产主义是民族主义的同盟而不是敌人。苏联集团最大的妙计就是在1955年美国拒绝供应埃及军火之后，决定向埃及提供军火。叙利亚也一直从苏联集团获得军火。共产党贸易和文化代表团也川流不息地出入这个地区。去年，苏联扬言要派遣一支“志愿”军去帮助埃及人。大多数阿拉伯人相信，迫使进犯部队撤退的是苏联的威胁，而不是美国或是联合国的压力。

好几代以来，英国和法国一直是中东的主要外来势力。法国自从十一世纪到十三世纪的十字军王国时代以来就声称在地中海东部沿岸诸国有特别的利益。从1921年到1943年，它根据国联的委任统治了黎巴嫩和叙利亚。法国仍旧拥有红海上的法属索马里的殖民地。意大利在1911年夺取了土耳其的属地的黎波里和利比亚，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掉了它们。

英国人在过去势力最大。但是他们的势力也衰退了。埃及从1914年到1922年是英国的保护国，并且从那个时候以后英国一直对埃及有很大的影响。他们的军队在1949年从埃及全国（苏伊士运河地区除外）撤出，而在去年6月从运河地区本身撤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根据国联的委任统治了伊拉克、巴勒斯坦和约旦。这种委任不再存在了。英国根据最近到期的防御条约驻扎在约旦的军队正在撤退中。

塞浦路斯仍旧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人还有亚丁殖民地和邻接的在南阿拉伯的亚丁保护国。此外，他们保护波斯湾的一些小国。这引起了和沙特阿拉伯以及也门的冲突。

自从1918年以来，由于不是一个殖民国家而不那么为阿拉伯人所怀疑的美国，在中东事务中的发言权越来越大了。在促使英国和法国迅速承认阿拉伯独立方面，美国的压力起了很大的作用。传播自我表达和自决思想的美国教师经常受到英国人士和法国人士的指责，说他们培养了削弱这个地区的外国势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

大多数阿拉伯人都不理睬苏联别有用心的一种说法。这些阿拉伯人说，“俄国从来没有压迫过我们。而英国人和法国人曾经压迫过我们。我们将接受俄国人的帮助，但是我们决不让他们利用我们。”

西方观察家们一致认为，阿拉伯人过高地估计了他们控制局势的能力。问题是如何防止阿拉伯人仅仅为了证实他们已经摆脱了西方的枷锁而把他们的头颈伸进苏联的枷锁中。

现在许多国家首都进行的外交谈判影响到

中东的石油资源

中东广泛的石油资源。这些资源在过去开发了

五十年已知的资源占世界总蕴藏量的三分之一。目前，西方控制着这些资源，但是，这种控制是不稳的。如果苏联控制这个地区，它就能禁止石油输往自由世界。苏联并不需要中东的石油。而西欧必须进口它所需石油的95%，绝大部分从中东输入。在苏伊士危机以前，西欧每天所需石油共约三百万桶，其中二百万桶是从中东进口的。

发现量可能要加倍

中东的石油资源分布在六百英里长的波斯湾的周围。它们主要分布在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和英国的保护国科威特、卡塔尔和巴林群岛。据保守的估计，这些地区已知的蕴藏量共有一千三百七十五亿桶。但是，据大多数地质学家估计，最后的发现将超过这个数量的一倍以上。

在苏伊士危机以前，那个地区的产量每天达到三百八十万桶左右，约等于美国总产量的二分之一。每天差不多有三百五十万桶石油运往世界市场。由于从伊拉克到地中海的油管遭到破坏以及苏伊士运河的封闭，石油产量下降了40%左右。

在苏伊士危机以前，每天有二百四十万桶中东石油通过苏伊士运河和到地中海的油管输往北非、欧洲、美国和加拿大。由于这个数量预料会逐年增加，建筑更多的路线以保证不受政治或经济动乱的影响已经成为几乎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在过去几乎半世纪的尔虞我诈的时期里，中东的石油开采权转换了不少集团，今天，美国公司掌握了蕴藏量的55%左右，英国公司掌握了35%，其余10%主要由法国和荷兰的公司掌握。

伊朗是中东最老的石油生产国。那里在1908年就发现了大量石油。

控制权的划分

根据新的规定，英伊石油公司和英波（斯）石油公司的继承者英国石油公司在伊朗的石油经营方面有40%的分额，荷兰皇家壳牌公司财团有14%，法兰西石油公司有6%，其余40%为美国十四家公司所有。

经营石油所获得的利润是由这些公司和伊朗政府对分的。据估计，已知的蕴藏量有二百七十亿桶。自从新协定签订以来，产量最高达到每天约七十三万五千桶，而以前最高的1951年的产量是每天七十多万桶。这个涉及十万平方英里的开采协定的有效期至1994年为止。伊朗政府的收入在1956年是一亿六千万美元。

1925年签订的伊拉克开采协定是由国际集团签订的第一个协定。它到公元2000年期满。英国石油公司、荷兰皇家壳牌公司财团、法兰西石油公司和由美孚油公司及纽约美孚—莫比耳石油公司联合经营的近东开发公司各占23.75%分额。古尔本克安公司有5%的份额。

在因中东危机而产量重新下降以前，伊拉克的原油产量在1956年曾经最高达到每天七十五万桶左右。据估计，已知的蕴藏量为二百亿桶。1955年从开采石油所获得的收入是二亿美元左右，其中70%用作投资的工程。

美国公司所掌握

沙特阿拉伯的开采协定掌握在阿美石油公司的手里，美孚油公司、德士古石油公司和加利福尼亚美孚油公司在阿美石油公司中的股份各占30%，纽约美孚—莫比耳石油公司在这个公司中的股份占40%。第一次在那里发现石油是在1938年。主要的协定在1999年期满。

在苏伊士危机以前，沙特阿拉伯的石油产量最高达到每天一百一十万桶左右。据估计，已知的蕴藏量为三百七十亿桶。中东第一个的利润平分计划是在1950年在那里实施的。1955年，从石油开采中所获得的收入达到二亿七千五百万美元，占政府收入的85%。

在波斯湾口的科威特酋长国可能是世界上石油最丰富的区域。据估计，它的已知蕴藏量是四百亿桶，它每天的产量高达一百二十万桶。1955年所获得的二亿八千万美元的收入相当于政府每年收入的90%。其中三分之一用于开发和流动开支。其余大部份用于购买外国的证券。科威特的开采协定由海湾石油公司和英国石油公司共同掌握。这个协定是在1934年签订的，在1951年延长到2026年。

卡塔尔的开采协定也掌握在签订伊拉克开采协定的国际集团手里。它到2010年期满。据估计，蕴藏量为十六亿桶。产量是每天十五万桶左右。

加利福尼亚美孚油公司和德士古石油公司联合拥有巴林群岛的开采权，它到2024年期满。已知的蕴藏量达三亿桶左右，目前产量是每天三万桶左右。

“法兰西观察家”载文谈

美国左派力量的衰落和目前的任务

【本刊讯】巴黎“法兰西观察家”4月25日刊载：“繁荣使得美国左派瘫痪了么？”一文。（“法兰西观察家”编者按：本文的作者利奥·赫伯曼同保罗·斯维济一起，是“每月评论”的主办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不从属于斯大林主义的）刊物，最近几年发表了一系列的值得注意的文章。赫伯曼曾多次受到麦卡锡审讯。）这篇文章的摘要如下：

大约五十年前，“激进”运动在美国是一种无论在政治上或经济上都有显著影响的力量。今天已经不是这样了。

1912年，竞选总统的社会党候选人尤金·弗·德布斯得到了八十九万七千票，占这次应该投票的选民总数的6%，就是说，大约相当于1948年选举中的三百万票，而华莱士在1948年只得到了一百万票。大家还记得：去年11月的选举，激进派的各候选人总共只得到六万票。

1912年，州议会中社会主义者不少；有三十三个市政府是社会主义者领导的。而今天，只有一个“社会主义者”市长——我加上引号，是因为这个人只具有社会主义者的空名而已。

五十年前，社会主义所引起的兴趣表现为文献大量出版。社会主义小册子一印就是几十万册。社会主义书籍是销量最大的。当时最大的社会主义报纸“理性的呼声”，至少有三十万订户，印数常常达到一百万。

在1930年左右的危机年代中，共产主义出版物销售点遍及全国。每个销售站都能售出大量的小册子、书籍和杂志。今天，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左派文献的销售量微不足道。

即使把共产党全部报刊：日报、周刊、月刊的发行数统统合并计算，即使再加上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一切出版总发行数，再加上其他激进报纸——“国民卫报”、“斯通周刊”、“美国社会主义者”和“每月评论”的发行数，也不过是十万份，就是说，比伦敦“新政治家”或巴黎“法兰西观察家”单独一家刊物发行量还小。

左派势力为什么会衰落的？

从左派报刊的衰落中，实际上，就可以估量整个左派的衰落——左派不起作用，没有同情者，同美国社会其他阶层完全隔绝。

美国激进运动目前衰弱的原因是很多的，最明显的一个原因就是：自从德布斯去世后，由于1900年代社会主义者进行的激烈斗争和1920年代共产主义者进行的激烈斗争，许多情况已经改善。激进主义最低纲领已经实

现：我们现在已经争得直接所得税、八小时工作制、废除童工、实行最低工资制、老年退休金、失业保险、工人失业补助。

左派衰落的另一个原因是：许多年来，美国处于经济扩张时期，从而大大开放了机器天堂的门户（不过，不要忘记：其代价是消费者的空前的普遍负债）。虽然我们还没有消灭贫穷，虽然还有数百万家庭经常“营养不良、穿得很坏、居住条件恶劣”，但是，对于绝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刚刚过去的十年仍然是空前繁荣的时期。

共产党的胜利和失败

当资本主义仍然兴旺的时候，是很难宣传社会主义的。何况在美国还有冷战时期打击激进派的政治权利和民权的麦卡锡主义。它的进攻首先是指向共产党。共产党受到了致命的打击。

在危机时期（指1929—32年美国大危机——编者），共产党一度成为势力巨大的组织。这是因为这个党当时进行了出色的战斗，纵然遭到旧工团主义领袖的反对，才通过了失业补助的原则。这是共产党人的主要胜利之一，而且还有其他的胜利。他们的热诚、坚决、为最不幸者服务的工作能力、牺牲精神，使得他们当时争取得到大量的同情者和党员。因而，他们成了势力最大的激进派。但是，由于他们同苏联一式一样，因而他们就衰落了，随着美国对俄国实行敌对政策，这种衰落就越来越严重了。俄德（互不侵犯）条约（指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编者）使他们失去了许多朋友。但是，苏联的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他们重新得到了一些党员。鉴于战争的结束、冷战的开始、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和朝鲜战争，统治阶级感到共产主义的威胁证明了必须维持庞大的军备预算。美国共产党就是这种“威胁”的化身。因此，它成为迫害异端的主要打击对象。

这时，共产党领袖们犯了许多错误。一部分是由于他们没有能力，一部分是由于他们为了某些眼前利益而轻易地放弃原则。但是，必须指出：迫害异端运动来势如此猛烈，因此，当时无论如何也不能挽救共产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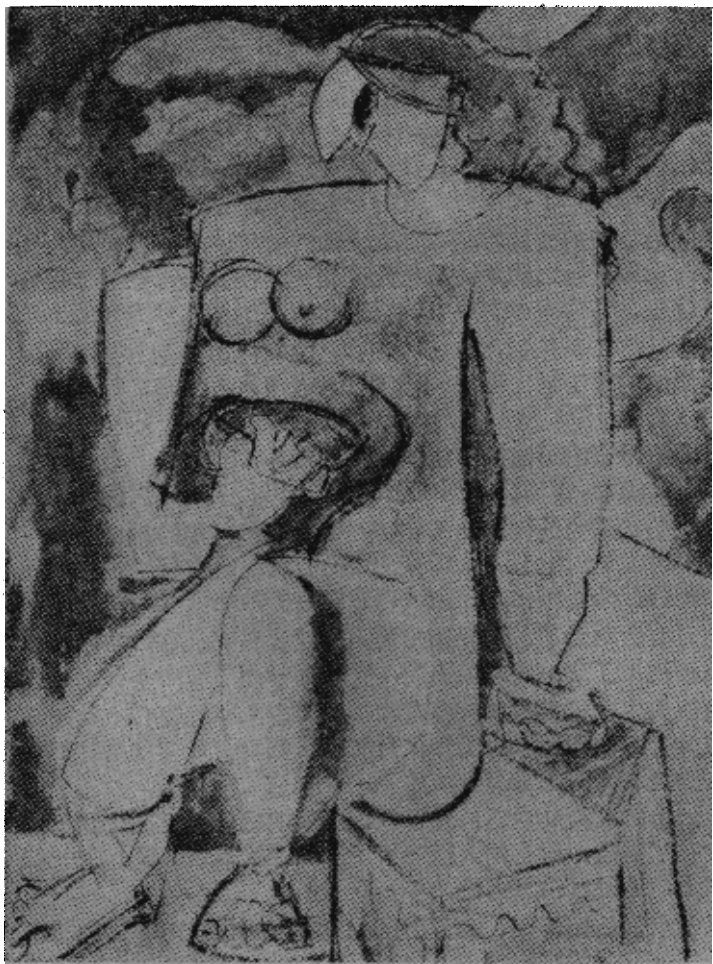
在审讯共产党领袖的时候，我们不难看出：党内混入了联邦调查局的特务。凡是特务打进去的地方，共产党员就受到了极大的压力，要他们变为坐探。特务的人数迅速增长了，怀疑和恐惧情绪在党内散开了。

每逢一群领袖受到控告，就组成了一个保障委员会来征募款项，争取舆论同情，使审讯受到尽可能大的宣传。这种委员会的主席一般是从最积极、最生气勃勃的党员中选拔的。他们坚持不懈地努力，引起了全党的爱戴。但是，到后来，至少有两次，到了审讯那一天，居然发现：原告主要证人——那个联邦调查局特务原来就是委员会的主席！这种发现多么使人丧失斗志、多么使人恐怖，这是不难理解的。

（下转第四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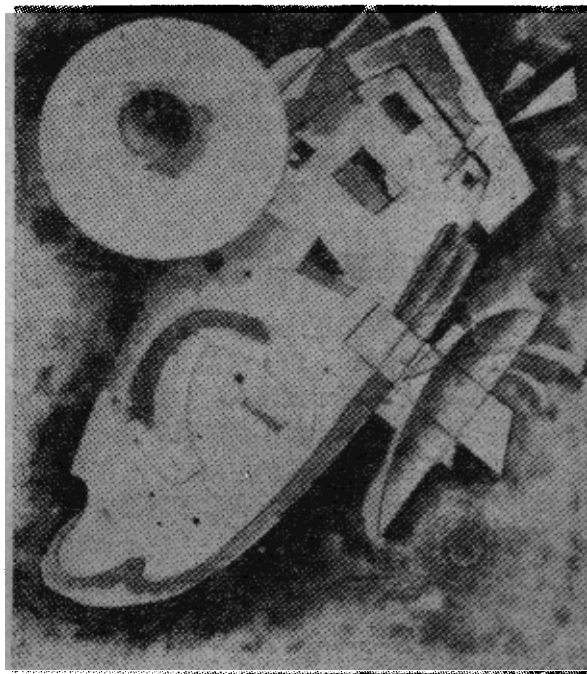
你知道吗，这是哪一种派别的画？

（请看本刊第四版：“在美国风靡一时的‘表现主义’画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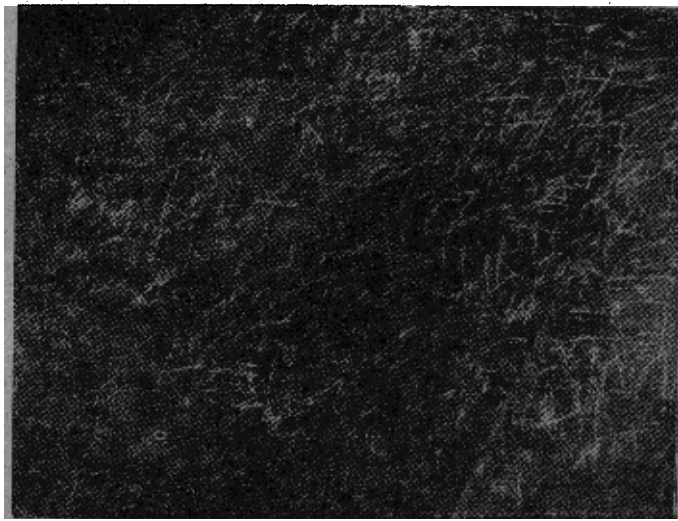


美国老画家 麦克斯·魏柏题为“红碗”的一幅画 作于1955年 作者是一个以气质而不以风格著名的表现主义画家。

康丁斯基晚期作为一个真正的国际表现主义画家的作品，水彩画。作于1931年



（本版三幅画原载美国“艺术消息”1957年1月号，说明也是原来有的。）



美国的抽象表现主义把“无限制”

（Unexolusive）发展到顶点。希·童柏利的黑白油画：回转活动画，宽十二英尺，作于1956年。

合众社报道匈牙利政府改组

【合众社维也纳9日电】匈牙利的傀儡总理卡达尔今天在向布达佩斯议会透露的一次大规模改组中，使一些老牌斯大林分子又参加了内阁。

这次会议的气氛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会议开始时向在叛乱期间牺牲的俄国人默悼一分钟。新内阁包括在叛乱前统治匈牙利的老牌斯大林分子的亲密伙伴——前党魁拉科西·马加什、革命前的总理格罗·埃诺和党的首脑赫格居斯·安德拉什的同僚。

【路透社维也纳9日电】布达佩斯电台广播说，在布达佩斯举行会议的匈牙利国民议会今天一致决定把它的预定到今年6月满期的合法任期延长两年。

电台又说，已经有三十个议员辞职。这些人中包括前总理赫格居斯·安德拉什；前共产党第一书记格罗·埃诺；被废黜的共产党第一书记拉科西·马加什；前国防部长巴塔·伊斯特万和前纳吉·伊姆雷政府中的一位部长卢卡奇·捷尔吉，他最近结束他在罗马尼亚的放逐生活回到布达佩斯。

辞职的其他著名人士有前第一副总理希达什·伊斯特万；前共产党机关报“自由人民报”的前主编霍瓦特·马通；被废黜的党魁拉科西的追随者费尔德里·鲁道夫。另一个议员米克洛希·阿帕德已经逃到西方，他的委任状被撤销了。

英国社会中流行接吻舞

【路透社英格兰达勒姆6日电】滚雪球舞——比较流行的名称是“慢、慢、接吻、接吻、慢”舞——已在这里的一个青年俱乐部里非常风行，使老年人开始为少年们担心了。

少年们是这样子跳舞的：灯火暗淡了，一对舞伴参加跳舞，跳四节。接着他们就接四节的吻。

他们又分开，挑选舞伴……就这样子跳下去直到舞厅里每一个人都“滚雪球似地”被滚入了这种接吻和拥抱的跳舞为止。

风信旗暴风雨青年俱乐部的组织者说，他们已经受到了老年人的埋怨。但是他们对这种舞高兴的很。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参加的人从十五个猛增到一百多。

有位少女说：“老板可能会抱怨，但是这是可以使每个人都下池去的舞。”

【路透社吉隆坡8日电】马来亚首席部长拉赫曼今天在立法议会里被要求禁止脱衣舞，“以维护马来亚青年男女的道德”。

提出这一要求的一位部长说，“它如果不加制止，终于就会导致其他要不得的活动，譬如说，我们的青年就会组织裸体营。不采取紧急措施，我们的青年就会腐化。”他说，脱衣舞已经成为一种“狂热”，政府不能等闲视之。但是首席部长说，他无能为力，因为颁发裸体表演许可执照是各邦政府的事，而不是联合邦政府的事。

马来亚有「脱衣舞」狂

在美国风靡一时的所谓“表现主义”画派

【本刊讯】美国最近连续举行了“表现主义”派画家康丁斯基、汉斯·霍夫曼、马克斯·魏柏·希·童伯里等人的作品展览以及近代艺术博物馆新收藏的作品（包括若干德国表现主义作品）的展览，这是和目前“表现主义”在美国再度风靡一时不无关系的。

今天本刊第三版所登载的三幅画，是所谓“表现主义”大师的代表作品。童伯里的一幅画是黑底上布满了许多杂乱无章的白线条，康丁斯基的一幅是各种各样几何线条的堆集。人们从这些画面上，看不出它究竟“表现”了什么。从这些画可以看出帝国主义腐朽时代资产阶级艺术的空虚、贫乏和神秘主义。

美国“艺术消息”杂志今年1月号发表了一篇文章介绍了“表现主义”的渊源及其发展。文章说，正宗的表现主义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三四年在德国出现的。在战时和德意志帝国衰亡时期，这支画派盛行起来，在德国战败和由于马克发行达到天文数字而使德国极端贫困的艰苦的时期中，它的发展达于顶点。

在那个时候，德国表现主义的愁苦的形象甚至在实用艺术中也已成为一种风格：招贴画、舞台装饰、新兴的电影院以及魏玛共和国和各小省、市泛滥发行的钞票上都可以看到表现主义的手法。在1919年，罗伯特·魏恩导演的一部绝妙的神秘影片“卡利加里博士的陈列馆”在国际上大获成功，使欧洲人都熟知它的奇怪的新浪漫主义的哥特式的野蛮风格之后不久，表现主义就成为一种通俗的艺术。后来在1930和1940年代中，美国还有好几代人在纽约看到这部最成功的关于现代艺术陈列馆的影片。德国的表现主义在1920年以后特别是在1933年希特勒上台以后就不能再作为一个画家集团的派别而存在了。它成为希特勒凶猛咒骂的对象之一，在他的特别命令下曾在慕尼黑组织一个“蜕化艺术”的盛大的展览会，展览了被他

从德国艺术博物馆扔出来的表现主义的作品。表现主义的画家不得不射到德国乡间去，有些人就逃亡外国。汉斯·霍夫曼和马克思·贝克曼两人跑到美国去作画和教书。他们这些人和别的逃亡美国的画家对于美国的表现主义究竟发生多末大的影响，现在还待研究，但是，美国人特别是美国画家对于表现主义画家的作品一直表现出愈来愈大的兴趣。

不论原因如何，美国在战后突然涌现出表现主义，它已成为一个国家的画派的普及的基础。它的范围和德国相仿，从情感奔放的马克直到严正的康丁斯基，但是幅度广阔得多，从海曼·勃鲁姆的尖细直到杰克逊·波洛克的抽象——表现主义。

（上接第三版）

赫鲁晓夫的炸弹

因此，早在著名的赫鲁晓夫报告以前，美国共产党就已经变得如此软弱无力，以致它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微不足道。赫鲁晓夫的报告给了美国共产党以最后的一击。不止一个真诚的党员虽然经得住资本主义恐怖的考验，却受不了揭发他们可爱的苏联内部所实行的共产主义恐怖。这样的共产党人脱党的数以百计。而那些留在党内的人都提出了问题，要求解释，并且以空前猛烈的态度来反对俄国共产主义的领导。

今天，对于共产主义和俄国的最尖锐批评不再出自资本主义报刊。这些批评出自“工人日报”——一个由党员和前党员编辑的报纸。人们就这个问题讲了下列的故事：有两个人在“纽约时报”广场上散步。其中有一人在大声嚷叫：“斯大林是一个杀人犯、一个杀人者、一个畜生。”另外一个人抓住他的手臂说：“轻一点……不要这样大声，人们会把你当作共产党人的。”

党员们的这种辛酸是容易理解的。他们原先看待苏联不是恰如其分的。他们本来想象苏联是一个乌托邦，由智慧非凡的善良的神灵所领导。他们现在从不容争辩的消息来源得悉他们的那个乌托邦竟是一个善良的共产党人普遍受到拷打的国家；知悉他们的社会主义天堂被斯大林本人所摧毁，而后者不是一位天神，而是一个疯子。梦幻破灭了，幻想被摧毁了。不止一个党员感到这是一切的破灭。他们有这种感觉：他们浪费了自己的一生，政治已经够了。

匈牙利的悲剧只是加强了这种感觉。但是美国共产党人混乱的主要原因还不是匈牙利事件，而是赫鲁晓夫报告。如果没有这个报告，美国共产党人是会接受苏联对匈牙利事件的解释的。

美国的共产党领袖们在应该采取的态度上有了分歧。一部分人在全国主席福斯特的控制下，是同意接受赫鲁晓夫的报告，就象人们已经接受了苏联许多的反复变化一样。其余的人，由“工人日报”总编辑盖茨领导，便高举叛旗。对于他们来说，赫鲁晓夫报告是一种特殊的东西：这是一颗过于难吃，无法咽下的丸药。总书记丹尼斯却不知道自己何去何从。他多少有些侥幸成功地试了试使两种倾向言归于好。但是有一件事是肯定的：现在这样的共产党连同它现在这样的领导人，对美国生活已经不起任何影响了。

左派应该重新考虑它的宣传

今天如果要解决迷失了方向的左派的问题，首先应该完成两个必要的任务。

首先应该重新研究美国资本主义。美国的左派满足于重复一些陈旧口号、陈旧论点（这些都是1930年代进行研究的结果），时间已经过久了。然而从那时起美国统治阶级的结构和组成都大大地变化了。华尔街也同样大有变化。大企业人士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大有改变。我们今天应该寻找这些变化的内容是什么、是什么东西使得这些变化实现的和怎样实现的。

左派必须执行的第二个任务是重新考虑自己的宣传。参加工会的美国工人生活在令人愉快的房子里，他有一辆汽车、电视机、冰箱。社会主义还能够替他带来什么呢？

马克思主义者多年来向美国所许诺的经济危机还没有爆发。经济危机也许会在明天爆发。说实话，我是完全不知道的。但是我所知道的是我们很久以来就遭受缺乏智慧的危机。美国参议院委员会1951年的报告中有下列的一句话：“美国式生活中有一些肆无忌惮的行为，这些行为却立即收到了补偿，如果这些行为普遍化，就会毁灭容忍它们的这个社会本身。”

少年犯罪率显著地增加了。新泽西州的议员汉德里克逊在1954年6月的一次演说中强调指出了这一点。据他说，在他那一州中对中学和大学进行调查的结果表明大中学校学生总数中有12%认为偷东西没有什么特别丢人的，15%不懂为什么损害别人的所有权是犯罪，75%认为“如果这不构成犯法的行为，说谎和作伪也没有什么关系。”

此外，过多的美国人生活空虚而无目的，这表明他们缺乏文化到了怎样的程度。尽管有了繁荣，所有的人都对不可靠的前途感到恐慌。在一切都是赊购的国家里，这是无法避免的。

还没有付款的车辆的车轮声、电视中那些资本家宣传员的甜言蜜语，掩盖了在各处发出的微弱的抗议呼声。但是，这些抗议是存在的，需要的只是找出使群众可以听到它们的论点。这个任务，是美国左派目前应该完成的任务。（文内小标题系原文所有）

合众社报道匈牙利政府改组

【合众社维也纳9日电】匈牙利的傀儡总理卡达尔今天在向布达佩斯议会透露的一次大规模改组中，使一些老牌斯大林分子又参加了内阁。

这次会议的气氛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会议开始时向在叛乱期间牺牲的俄国人默悼一分钟。新内阁包括在叛乱前统治匈牙利的老牌斯大林分子的亲密伙伴——前党魁拉科西·马加什、革命前的总理格罗·埃诺和党的首脑赫格居斯·安德拉什的同僚。

【路透社维也纳9日电】布达佩斯电台广播说，在布达佩斯举行会议的匈牙利国民议会今天一致决定把它的预定到今年6月满期的合法任期延长两年。

电台又说，已经有三十个议员辞职。这些人中包括前总理赫格居斯·安德拉什；前共产党第一书记格罗·埃诺；被废黜的共产党第一书记拉科西·马加什；前国防部长巴塔·伊斯特万和前纳吉·伊姆雷政府中的一位部长卢卡奇·捷尔吉，他最近结束他在罗马尼亚的放逐生活回到布达佩斯。

辞职的其他著名人士有前第一副总理希达什·伊斯特万；前共产党机关报“自由人民报”的前主编霍瓦特·马通；被废黜的党魁拉科西的追随者费尔德里·鲁道夫。另一个议员米克洛希·阿帕德已经逃到西方，他的委任状被撤销了。

英国社会中流行接吻舞

【路透社英格兰达勒姆6日电】滚雪球舞——比较流行的名称是“慢、慢、接吻、接吻、慢”舞——已在这里的一个青年俱乐部里非常风行，使老年人开始为少年们担心了。

少年们是这样子跳舞的：灯火暗淡了，一对舞伴参加跳舞，跳四节。接着他们就接四节的吻。

他们又分开，挑选舞伴……就这样子跳下去直到舞厅里每一个人都“滚雪球似地”被滚入了这种接吻和拥抱的跳舞为止。

风信旗暴风雨青年俱乐部的组织者说，他们已经受到了老年人的埋怨。但是他们对这种舞高兴的很。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参加的人从十五个猛增到一百多。

有位少女说：“老板可能会抱怨，但是这是可以使每个人都下池去的舞。”

【路透社吉隆坡8日电】马来亚首席部长拉赫曼今天在立法议会里被要求禁止脱衣舞，“以维护马来亚青年男女的道德”。

提出这一要求的一位部长说，“它如果不加制止，终于就会导致其他要不得的活动，譬如说，我们的青年就会组织裸体营。不采取紧急措施，我们的青年就会腐化。”他说，脱衣舞已经成为一种“狂热”，政府不能等闲视之。但是首席部长说，他无能为力，因为颁发裸体表演许可执照是各邦政府的事，而不是联合邦政府的事。

马来亚有「脱衣舞」狂

在美国风靡一时的所谓“表现主义”画派

【本刊讯】美国最近连续举行了“表现主义”派画家康丁斯基、汉斯·霍夫曼、马克斯·魏柏·希·童伯里等人的作品展览以及近代艺术博物馆新收藏的作品（包括若干德国表现主义作品）的展览，这是和目前“表现主义”在美国再度风靡一时不无关系的。

今天本刊第三版所登载的三幅画，是所谓“表现主义”大师的代表作品。童伯里的一幅画是黑底上布满了许多杂乱无章的白线条，康丁斯基的一幅是各种各样几何线条的堆集。人们从这些画面上，看不出它究竟“表现”了什么。从这些画可以看出帝国主义腐朽时代资产阶级艺术的空虚、贫乏和神秘主义。

美国“艺术消息”杂志今年1月号发表了一篇文章介绍了“表现主义”的渊源及其发展。文章说，正宗的表现主义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三四年在德国出现的。在战时和德意志帝国衰亡时期，这支画派盛行起来，在德国战败和由于马克发行达到天文数字而使德国极端贫困的艰苦的时期中，它的发展达于顶点。

在那个时候，德国表现主义的愁苦的形象甚至在实用艺术中也已成为一种风格：招贴画、舞台装饰、新兴的电影院以及魏玛共和国和各小省、市泛滥发行的钞票上都可以看到表现主义的手法。在1919年，罗伯特·魏恩导演的一部绝妙的神秘影片“卡利加里博士的陈列馆”在国际上大获成功，使欧洲人都熟知它的奇怪的新浪漫主义的哥特式的野蛮风格之后不久，表现主义就成为一种通俗的艺术。后来在1930和1940年代中，美国还有好几代人在纽约看到这部最成功的关于现代艺术陈列馆的影片。德国的表现主义在1920年以后特别是在1933年希特勒上台以后就不能再作为一个画家集团的派别而存在了。它成为希特勒凶猛咒骂的对象之一，在他的特别命令下曾在慕尼黑组织一个“蜕化艺术”的盛大的展览会，展览了被他

从德国艺术博物馆扔出来的表现主义的作品。表现主义的画家不得不射到德国乡间去，有些人就逃亡外国。汉斯·霍夫曼和马克思·贝克曼两人跑到美国去作画和教书。他们这些人和别的逃亡美国的画家对于美国的表现主义究竟发生多末大的影响，现在还待研究，但是，美国人特别是美国画家对于表现主义画家的作品一直表现出愈来愈大的兴趣。

不论原因如何，美国在战后突然涌现出表现主义，它已成为一个国家的画派的普及的基础。它的范围和德国相仿，从情感奔放的马克直到严正的康丁斯基，但是幅度广阔得多，从海曼·勃鲁姆的尖细直到杰克逊·波洛克的抽象——表现主义。

（上接第三版）

赫鲁晓夫的炸弹

因此，早在著名的赫鲁晓夫报告以前，美国共产党就已经变得如此软弱无力，以致它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微不足道。赫鲁晓夫的报告给了美国共产党以最后的一击。不止一个真诚的党员虽然经得住资本主义恐怖的考验，却受不了揭发他们可爱的苏联内部所实行的共产主义恐怖。这样的共产党人脱党的数以百计。而那些留在党内的人都提出了问题，要求解释，并且以空前猛烈的态度来反对俄国共产主义的领导。

今天，对于共产主义和俄国的最尖锐批评不再出自资本主义报刊。这些批评出自“工人日报”——一个由党员和前党员编辑的报纸。人们就这个问题讲了下列的故事：有两个人在“纽约时报”广场上散步。其中有一人在大声嚷叫：“斯大林是一个杀人犯、一个杀人者、一个畜生。”另外一个人抓住他的手臂说：“轻一点……不要这样大声，人们会把你当作共产党人的。”

党员们的这种辛酸是容易理解的。他们原先看待苏联不是恰如其分的。他们本来想象苏联是一个乌托邦，由智慧非凡的善良的神灵所领导。他们现在从不容争辩的消息来源得悉他们的那个乌托邦竟是一个善良的共产党人普遍受到拷打的国家；知悉他们的社会主义天堂被斯大林本人所摧毁，而后者不是一位天神，而是一个疯子。梦幻破灭了，幻想被摧毁了。不止一个党员感到这是一切的破灭。他们有这种感觉：他们浪费了自己的一生，政治已经够了。

匈牙利的悲剧只是加强了这种感觉。但是美国共产党人混乱的主要原因还不是匈牙利事件，而是赫鲁晓夫报告。如果没有这个报告，美国共产党人是会接受苏联对匈牙利事件的解释的。

美国的共产党领袖们在应该采取的态度上有了分歧。一部分人在全国主席福斯特的控制下，是同意接受赫鲁晓夫的报告，就象人们已经接受了苏联许多的反复变化一样。其余的人，由“工人日报”总编辑盖茨领导，便高举叛旗。对于他们来说，赫鲁晓夫报告是一种特殊的東西：这是一颗过于难吃，无法咽下的丸药。总书记丹尼斯却不知道自己何去何从。他多少有些侥幸成功地试了试使两种倾向言归于好。但是有一件事是肯定的：现在这样的共产党连同它现在这样的领导人，对美国生活已经不起任何影响了。

左派应该重新考虑它的宣传

今天如果要解决迷失了方向的左派的问题，首先应该完成两个必要的任务。

首先应该重新研究美国资本主义。美国的左派满足于重复一些陈旧口号、陈旧论点（这些都是1930年代进行研究的结果），时间已经过久了。然而从那时起美国统治阶级的结构和组成都大大地变化了。华尔街也同样大有变化。大企业人士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大有改变。我们今天应该寻找这些变化的内容是什么、是什么东西使得这些变化实现的和怎样实现的。

左派必须执行的第二个任务是重新考虑自己的宣传。参加工会的美国工人生活在令人愉快的房子里，他有一辆汽车、电视机、冰箱。社会主义还能够替他带来什么呢？

马克思主义者多年来向美国所许诺的经济危机还没有爆发。经济危机也许会在明天爆发。说实话，我是完全不知道的。但是我所知道的是我们很久以来就遭受缺乏智慧的危机。美国参议院委员会1951年的报告中有下列的一句话：“美国式生活中有一些肆无忌惮的行为，这些行为却立即收到了补偿，如果这些行为普遍化，就会毁灭容忍它们的这个社会本身。”

少年犯罪率显著地增加了。新泽西州的议员汉德里克逊在1954年6月的一次演说中强调指出了这一点。据他说，在他那一州中对中学和大学进行调查的结果表明大中学校学生总数中有12%认为偷东西没有什么特别丢人的，15%不懂为什么损害别人的所有权是犯罪，75%认为“如果这不构成犯法的行为，说谎和作伪也没有什么关系。”

此外，过多的美国人生活空虚而无目的，这表明他们缺乏文化到了怎样的程度。尽管有了繁荣，所有的人都对不可靠的前途感到恐慌。在一切都是赊购的国家里，这是无法避免的。

还没有付款的车辆的车轮声、电视中那些资本家宣传员的甜言蜜语，掩盖了在各处发出的微弱的抗议呼声。但是，这些抗议是存在的，需要的只是找出使群众可以听到它们的论点。这个任务，是美国左派目前应该完成的任务。（文内小标题系原文所有）